

# 取名 与心理

冉苒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取名

## 与心理

冉苒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取名与心理/冉苒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7

ISBN 7-221-05188-7

I. 取... II. 冉... III. 姓名学-研究

IV. K8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089 号

---

**取 名 与 心 理**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市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8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5000 册

---

ISBN7-221-05188-7/G·1985 定价:16.00 元

## 序

冉冉同志的《取名与心理》一书是我国学者运用心理科学理论对取名问题进行探索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作者从取名与民俗、取名与期盼、取名与审美、各种取名方式等方面对取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心理分析,重在寻求取名心理的客观规律性。无论是从理论体系还是从基本内容来看,本书均有不少创新,集思想性、科学性、趣味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是我国姓名学与心理学研究领域里开放的又一朵灿烂之花。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姓名学方面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它一直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继承这份遗产,发扬光大其精华,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于取名,有些人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只是生活小事,不必小题大作,而作者则情有独钟,深刻认识到取名的文化内涵以及复杂的心理活动,怀着极大的勇气,毅然决定从心理学角度对取名问题进行研究,系统挖掘和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中这一块绚丽多彩的瑰宝。有关取名的历史资料卷帙浩繁,散见于各种典籍文献之中,对其进行归纳整理并按心理学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任务十分复杂艰巨。作者历经十年艰辛,克服重重困难,广泛审阅资料,运用历史的、科学的、辩证的方法正确对待我国取名的文化传统,分析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揭示出取名所反映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心理的内容,潜心笔耕,最终写成了《取名与心理》这部专著。可以说,这是一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教

益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生活中,名字绝不是一个人的简单称谓符号或标志,取名往往和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以及社会和家庭的期望紧密相连,其意蕴世代传承。例如,在我国民族文化和性格中特别重视兴国安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建功立业,艰苦奋斗,勤劳节俭,而每个家庭都期盼着一代代能够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吉庆有余,富而好礼,吉祥如意,幸福美满,在取名时便有大量这类内容的反映,构成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取名画卷。许多名字往往寓意深远,可以引发人们广泛的联想,促进人们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明天。

名字是人生永恒的伴侣。一个经过精心构撰的名字总是反映着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角色、生活经历、文化素养,并和人们的需要、动机、情趣、信仰、理想、期望、自我意识、价值观、人生观等密切相联,对个人的行为和发展具有微妙的激励作用和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形成。本书中对那些洋味十足的名字的分析,指出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调节和规范人们的取名行为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如果社会中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典雅、美好、吉祥、和谐、响亮、顺口,既合民族传统,又富时代精神,不仅能使个人从中获得快乐和幸福,也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取名问题的心理学分析对于扩大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推动心理科学的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都具有重要意义。早在19世纪末叶,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就提出心理学的研究应采用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等方法进行。他认为对于高级心理现象,由于其

制约因素甚多,应采取特殊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主张民族心理应从语言、艺术、神话、社会风尚、法律与道德的表现中进行调查分析,找出规律。冯特用了近 20 年的时间写出版了 10 卷本的《民族心理学》,深入探讨民族的精神生活怎样历史地发展的问题。虽然在后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并不排斥实验的方法,但文化产物分析的方法仍不失为一条研究社会心理的有效途径。取名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现象,同每个人都有直接联系,同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关系密切。研究取名的心理内涵,必然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这对推动民族心理、社会心理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书资料丰富,层次清晰,语言流畅,诙谐有趣,通过取名的古今对照和历史分析,可使读者深入领会取名的含义,起到增知、益智、陶冶情操、激励意志的积极作用。由于时代的变迁,有些资料往往瑕瑜互见,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鉴别,去粗取精;有些资料文字晦涩难懂,作者则简明解释,化难为易,尽量提高著作的可读性,真正做到雅俗共赏,使各方面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本书的应用范围也很广泛,它不仅适合家长给孩子取名、改名,自己为自己命名作参考,而且对物名、地名、居室名的选择也有不少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当然,本书仍属初探性的研究成果,在资料分析和理论概括方面尚有许多工作可做,相信作者能够进一步加工提炼,使本书达到更为完善的水平。

丁昭福

1999 年 8 月于贵州师范大学

## 取名——复杂的心理活动

### ——开场白

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柔石有一篇代表作《为奴隶的母亲》，说的是主人公的母亲因贫困交加，不得不同意将自己典当给一位年过半百而膝下无子的秀才为妻，身价一百元，条件是为秀才生出儿子，这种现象叫“典妻”。所谓“典妻”，就是富人花钱买穷人的妻子暂时为妻，生了孩子之后，便将其退还原夫。这种典妻制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也是不可多见的丑恶现象。

第二年秋天，母亲果然为秀才生了个男孩。秀才“一家人”在给这孩子取名时，作者有这样一段详尽的描写：

关于孩子底名字，秀才是煞费苦心地想着，但总想不出一个相当的字来。据老妇人底意见，还是从“长命富贵”或“福祿寿喜”里拣一个字，最好还是“寿”字或与“寿”同意义的字，如“其颐”，“彭祖”等。但秀才不同意，以为太通俗，人云亦云的名字。于是翻开了《易经》，《书经》，向这里面找，但找了半月，一月，还没有恰贴的字。在他底意思：以为在这个名字内，一边要祝福孩子，一边要包含他底老而得子底蕴义，所以竟不容易找。这一天，他一边抱着三个月的婴儿，一边又向书里找名字，戴着一副眼镜，将书递到灯底旁边去。婴儿底母亲呆呆地坐在房内底一边，不知思想着什么，却忽然开口说道：

“我想，还是叫他‘秋宝’罢。”屋内的人们底几对

眼睛都转向她，注意地静听着：“他不是生在秋天吗？秋天的宝贝——还是叫他‘秋宝’罢。”

秀才立刻接着说道：

“是呀，我真极费心思了。我年过半百，实在到了人生的秋期；孩子也正养在秋天；‘秋’是万物成熟的季节，秋宝，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呀！而且《书经》里没有么？‘乃亦有秋，’我真乃亦有‘秋’了！”

人之取名，根于心理。就是说，取名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活动。

老妇人想从“长命富贵”或“福禄寿喜”等字里拣一个字，最好是“寿”字，或者与“寿”字同意义的字，如“其颐”、“彭祖”等。老妇人希望孩子既长命又富贵，甚至福、禄、寿、喜都占全。真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老妇人选择了长寿，希望孩子长寿。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以同样强度的两个动机去追求两个或多个并存的目的，但又不能同时实现而产生的心理矛盾叫“双趋动机斗争”。对于双趋斗争，只有通过权衡其轻重，方能解决这种心理矛盾，对两个或多个并存的目的作出选择。在医疗卫生保健条件极差，孩子死亡率极高的旧中国，希望孩子长寿，恐怕是做父母的普遍的心理。

秀才则认为，这样的名字太俗，人云亦云。他想在孩子的名字里，既要体现对孩子的祝福，又要反映出他老年得子的喜悦之情。因此，尽管查遍了《易经》、《书经》，费时半月、一月，直至婴儿已经三个月，也还是没有想出个恰当的名字来。难怪他说“极费心思了”。

至于为什么给孩子取名“秋宝”，母亲的心理活动既朴实又简单：因为她的大孩子叫“春宝”，这个孩子出生在秋天，因

而叫“秋宝”，一则表示这个孩子是“秋天的宝贝”，二则是为了跟“春宝”排行。

可见，为了给孩子取个好名字，秀才“一家人”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而且，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又不尽相同，反映出取名者不同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心态。

围绕孩子的取名，一家人竟有着如此复杂的心理活动，那么，对于千万个家庭，无数位为人之父母者，他们在给孩子取名时，其心理活动该是何等的纷繁复杂。

小说属于艺术的一个门类，对故事情节、人物等进行艺术虚构，是作者的权利。如果说这个例子是作者艺术虚构的话，那么，生活中类似的现象却是常见的。笔者的一位朋友在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他对我说过这样一件有趣而颇费思量的事：从他的儿子出生之日起，就考虑该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考虑了两个多月也拿不定主意。妻子催，亲朋问，他竟无言以对。于是，他干脆闭上眼睛，随意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用手指着哪个字就用哪个字。他说，好在指着个“旷”字，旷者，旷达也。希望儿子一生心旷神怡，也是为父的一种愿望。

友人给孩子取名，看似简单、粗糙、随便，不怎么严肃，然而，两个多月的思考，其复杂的心理活动又有谁能说得清、道得明呢？

笔者叫冉苒，儿子叫冉聃，姑且不论父子二人的名字好与不好，然而这两个名字有这样一些特点：都是单名，名中都含姓“冉”字。前者为上下结构，后者为左右结构。在一个雨雪霏霏的夜晚，我的女儿出生了，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然而在为女儿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上，却使我十分犯难。当时想，也要为女儿取一个单名，名中亦含有“冉”字，最好是上下结构。带着这样的思维定势，苦苦地思考了许久，甚至翻遍了

《康熙字典》，也没找出个恰当的字来，有几个字倒是含有“冉”字，但读音几乎都是 ràn。后来在《辞海》里找到了一个含有“冉”的字“甯”，读音为 níng。上下结构，意思也好，安宁、宁静。然而，“甯”为宁（寧）的异体字。这个字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中找不到，属于生僻字。我担心女儿将来上中小学时，她的老师和同学由于不认识这个字，而把它写成“宁”，岂不白费我的心思。再说，当今时代是电子计算机时代，绝大多数电子计算机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的汉字。取名使用生僻字，只能为今后的工作、生活带来麻烦。再则，名字是供交际使用的。取名用字如果使用生僻字，一般人都不认识，必然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可谓得不偿失。

就这样想来想去，许久也没有考虑成熟究竟用哪个名字好。为了便于称呼，不妨先取个乳名叫“霏霏”。至于正式名字嘛，今后再说。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女儿就六岁多了，该是上学的时候了。女儿报名时用什么名字呢？就连在送她去学校报名的路上我也一直在想。

老师问叫什么名字，我竟答不上来。犹豫片刻，我说干脆叫“冉霏”吧。

女儿九岁多了，她的性格是个典型的男孩性格，野得很。亲朋和邻居都说是我把她的名字取坏了。妻子还要我去户籍部门为女儿另换一个名字。说实在的，我也为没能给女儿取一个恰当的名字而时时遗憾。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女儿重新取一个正式的学名，取什么名字好呢？我想，既然找不出一个既含“冉”又是上下结构的字作为单名，就取一个双名，但这个双名一定要与乳名“霏霏”有某种联系。1998年6月，读《诗经·小雅·采薇》，其中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于是决定为女儿取正式学名“冉雨雪”。再说，女儿出生在农历腊月十五日，当时正下着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铺天盖地，正合诗中的最后一句。对于这个出典的名字我是满意的，因此便不由得得意当年给女儿取乳名时的悟性。女儿的名字，经过十来年的思考才得以诞生。看来，要取一个好名字的确不容易。

以上是我在给女儿取名时的真实的心理活动。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取名者在取名时，都有一系列或复杂或简单的心理活动。

取名，是人类特有的心理活动。

从广义的角度看，取名是有语言能力的人对事物进行标志的过程。

首先，取名的主体即取名者是人。这里的人，是指有语言能力的人。只有那些具有语言能力的人，才能通过语言和其他自己创造的物质形式(如工具、记号等)对事物进行标志。

其次，取名的客体即被取名的对象是事物。这里指的事物，既包括客观世界里实实在在存在的事物，如人、书、桌子等，也包括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如神话故事中的“鬼”、“神”、“阎王”等。

不论是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事物，还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它们总是以某种形式反映在人脑中来，人才会对它们进行标志。

第三，名和物之间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取名者将语言这种物质形式附着在事物上，语言就成了事物的标志，标志的结果是以记号或符号的形式出现的。这时的记号或符号就是我们所说的名字。就是说，名字成了事物的形式，事物成了标志的内容。某个名字一定代表特定的事物，某一事物一定有

特定的名字,此时,形式与内容在某一特定事物上达到统一,名与物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事物有“名”才能经过人类语言进行交流。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言中无物的事物。就是说,名字一定代表某个事物,有事物就会产生代表该事物的名字。名字不仅代表着某一事物,而且反映出该事物的内容和特征。“名附于实则见其义”,正是这个道理。可见名字与事物的关系,是标志与被标志的关系。总之,取名是人类一种特有的心理活动。

从狭义的角度看,取名是指父母、亲朋、师长、自己或一些非亲非故的人给某人或自己命定一个称谓符号的过程。一般说来,这个称谓符号是在人处于襁褓之时命定的,因此,严格地说,取名是父母及长辈为了使子女在社会生活中便于交际而给他们命定一个称谓符号的心理过程。

我们今天所说的“名字”,在古代却是由“名”和“字”两个部分组成。古人名是名,字是字,两者各有其用途;今人只有名而无字,于是统称为“名字”。

什么是“名”?名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相互区别和联系而制定的称呼符号。《说文解字》:“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就是说,人们在共同生活和交往中,如果白天还可以用手势、动作来交流思想的话,在夜间由于没有灯,就只能用声音来进行交流。从最原始的先民开始,人与人之间就有交际的需要。要交际,必须有个交际的称呼语,绝不至无礼到只叫一声“喂”。于是问者叫被问者需要有个称谓,被问者回答,也需要有个自己的称谓。这个称谓符号就是“名”。可见,从口从夕的“名”是个会意字。《春秋繁露·深察名义》也说:“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

过去,研究者们一直把姓名问题看成是一种语言现象,把

它附属于语言学,较多地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例如英国学者马里钦·皮在《语言的历史》一书中,辟有专章<sup>①</sup>,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姓名的起源和变化进行了考察。显然,他把名字看作专有名词,属于词的一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姓名当然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很少有学者把姓名看成专有名词即一种语言现象,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如人的社会活动和关系的反映、社会意识和心理的外部表现)、民俗现象,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对姓名问题进行把握和研究。

前者着重考察姓名的起源、变化及其含义等,后者着重于研究姓名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以及姓名在种种变化下所包含的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内容。

当然,也不能把两者作这种简单的划分。例如,在该书“姓名的历史”一章中提到两个例子,一是亚马逊河流域的姑娘们一度纷纷用美国的电冰箱牌名作为自己的名字,二是非洲某部落一个土著民族曾一度用英国的出版社来充当自己的名字。这些事例充分反映了“名字”部分的社会面貌。反过来,只有搞清楚名字的含义及变种等问题,才能够深入到其他领域里进行研究。这就不得不利用语言学来帮忙。

同一事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是研究一棵树,既可以从植物学的角度去看,也可以从木材学、美学等角度去看。关键看你的视角重点是什么。

对于名字问题,如果研究的视角重点是放在对已有名字的分析上,当然较多的属于语言学范畴。如果研究的视角重

<sup>①</sup> 马里钦·皮:《语言的历史·姓名的历史》,伦敦1952年版。

点是放在对名字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以及姓名在种种变化下所包含的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等问题上,那么,这样的研究则较多的属于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范畴。如果把视角重点放在取名过程的研究上,那么这样的研究当然属于心理学范围。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姓名学研究者都没有或很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取名问题。不仅没有取名心理研究方面的专著,就连这方面的论文也极少,不能不说是姓名学研究的一种缺憾。既然取名是一种心理活动,我何不运用所学,对此作一番分析研究,也算是对拓宽心理学的应用范围,作一点尝试和贡献。

姓名学研究的本质,是通过对姓名制度的发展演变的探讨,从而揭示出姓名所反映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性内容。它与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多种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姓名学属于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如果我们承认姓名学是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那么,《取名与心理》就是姓名学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只有枝叶繁茂,大树方能生机盎然,挺拔参天。

本书打算比较系统地对古今人的取名心理活动进行研究,按内容不同,分为七章。第一章《概述》,着重介绍对取名心理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姓名结构、姓名研究的历史追述;第二章《取名与民俗心理》,主要探讨取名与图腾崇拜、禁忌、迷信和避讳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三章《取名心理种种》,钩稽了古今人取名及改名的种种心理活动;第四章《取名与审美心理》,指出古今人取名,主要在于追求名字的形美、音美、义美;第五章《取名与期盼》,着重分析父母对子女的各种期盼是如何反映在他们为子女取名这一过程之中的;第六章《字、号与心理》,侧重分析古人表字、取别号、取室名、

取笔名的心理活动；第七章《少数民族的取名心理》，概略地介绍我国部分少数民族的取名心理活动。

全书力求雅俗共赏，既有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又具学术性、思辨性。行文在注重文采的前提下，更重理性分析。尽量使各章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每节围绕一个中心，努力从多种角度讲清一个问题，做到知识的系统性和心理分析的完整性。它们既可独立成篇，上下节之间又相互贯通。因其内容各异，每节的字数多寡不一。

愿此书能给您的学习、生活、思考带来乐趣、谐趣、理趣。

愿此书能使你增知、益智。

## 第一章 概述

### 并非小题大作

#### ——研究取名心理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人的名字不过是人之称谓的一种符号,对取名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似乎没有实际意义,何必小题大作?这种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诚然,取名问题的确是“小题”,倘若以此类推,世界上值得大作的文章委实不多。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大题,但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大题其实是由许多小题汇集而成的,抽掉其中的小题,“中国传统文化”便成了空架子。虽说架子很大,倒是不值一提的。所谓“小题”和“大题”,也只是相对而言,假如有位教师在讲中国文学史时把周树人和鲁迅当成两个人介绍给学生,那么,这所学校的校长绝不会把这个问题视作“小题”。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造访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西柏坡时,竟当着毛泽东的面问毛润之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被清洗掉了?闹了笑话。由于对中国人的姓名不了解、不熟悉而闹笑话的,岂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人?君不闻,一位中学生问语文老师屈原姓什么时,这位语文老师略加思索答道:“这还要问,屈原自然姓屈了。”君不见,近年来我国上演的电视剧、出版的书籍(包括工具书),在有关人名问题上,不少也是笑话百出,纰缪迭见。

有一部专门描写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童年生活的电视

剧，剧中人物都以“平子”称呼一垂髫小儿，真让人费解。把张衡叫成“平子”，并非虚构，《后汉书·张衡传》云“张衡，字平子。”大概是编导者的依据，只是编导者并不懂得“字”的含义和用途。有人说，编导者可能查过《说文解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字，乳也。”“字平子”不就是乳名叫平子吗？这只能是望文生义而演绎出的笑资，不足为信。

这个笑话虽然荒唐，但编导者总算是把“字”当成区别人的一种文字。然而，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书籍中，居然把人的名、字、号等懵懵懂懂地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名、字、号间的关系，结果是笑话百出。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履园丛话》点校本有这样一句话：

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诚悬而直开”是什么意思？让人不知所云。所谓“柳”，其实是指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柳公权，字诚悬，又称柳诚悬。原来点校者让“柳诚悬”身首分家了。正确的标点应是：

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同样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戒庵老人漫笔》点校本，也点出了这样一句话：

偶阅邹先生《立斋智集》

《立斋智集》这个书名好生奇怪，假如有人真想去“偶阅”一下，只怕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邹先生，实为明代邹智。邹